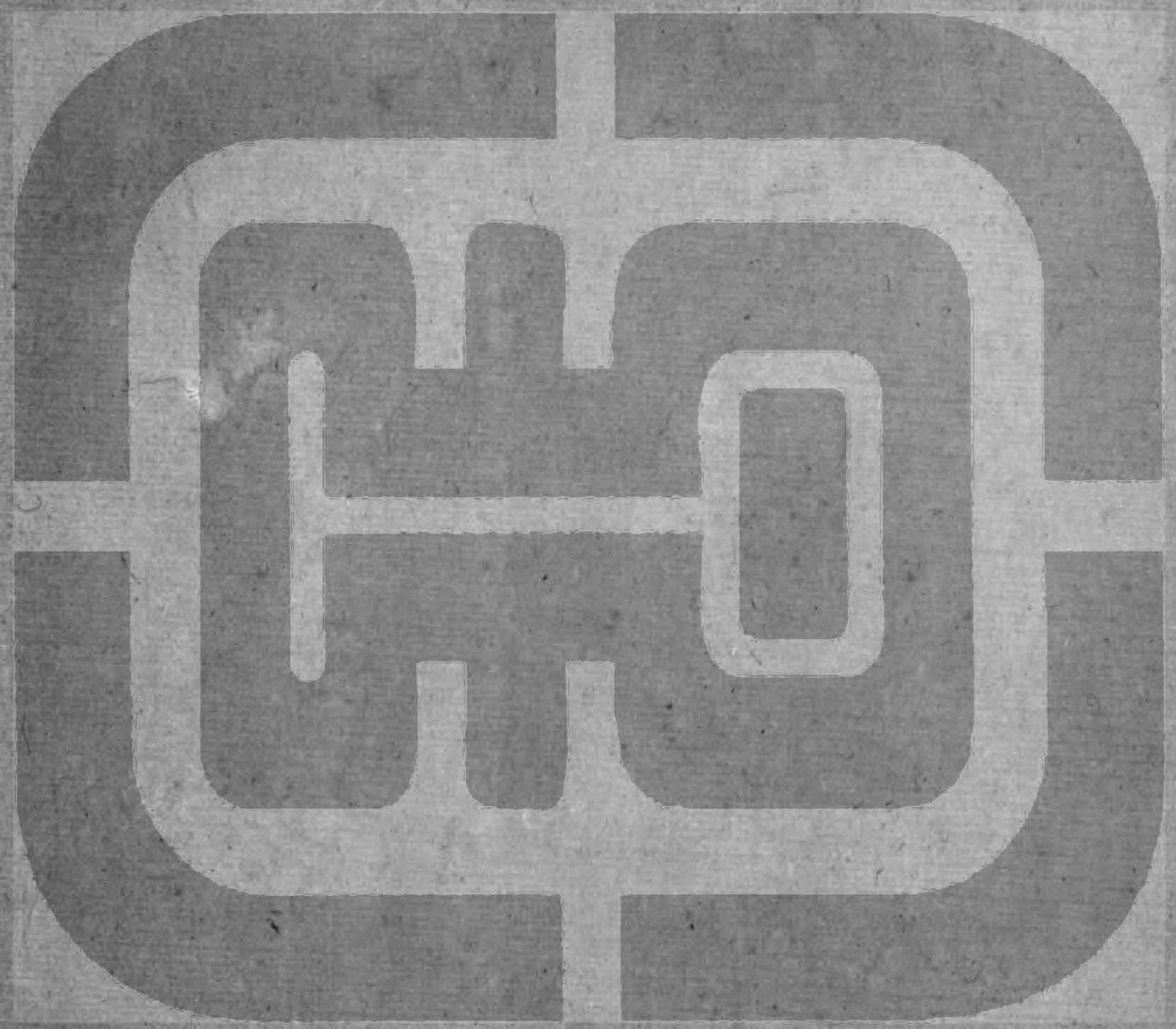


鐵崖文集卷之四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奥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況言厖而弗律義淫而無謂者乎自孔氏後而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與齊民共腐者亦不知幾人焉始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雜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厖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及其次王通韓

愈歐陽脩周惇頤蘇洵父子逮乎我　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若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奥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著書凡二百餘卷予始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繼李虞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也盖公生于盛時不習訓詁文而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考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化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人為傳世之器無疑也予恠言厖而義淫者往往家自摹刻以傳布于世富者怙貲以為而貴者又怙勢以為意將與十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敝不知屈氏而以彼雖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怙以傳而後知文之果足以傳世也文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與鹿皮子同鄉淛之東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年持文集來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人居　谷磵常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鹿皮子文集後辯

予既為鹿皮子文序客有罵者曰鹿皮子老氏流也鹿皮子之言滐園氏之緒餘也其文空青水碧之文何尚乎予復與鹿皮子辯且為老子辯曰莊列申韓皆老氏出也而相去絶反何也莊列遊於天申韓遊於人遊於天者過高故為虛無遊於人者過卑故為刑名二者胥失也蓋學老氏者期以大道治民不以顯法亂亂世鹿皮子之道大易之道也鹿皮子之存心老氏之心也鹿皮子之望治羲黃氏之治也鹿皮子有道人也不能使之致君於羲黃而使之自致

其身於無懷赫胥之域此當代君子責也於鹿皮子何病焉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醫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投其對牛溲馬勃癩狗之寶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黃金水銀鍾乳琅玕沅之砂婆律之腦嶺蛇之黃中無益其貴也餘姚醫學録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粹諸家所載祖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世有奇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為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

不備醫流不識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而盡不亦可悼也哉安庸者亂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流之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對疾之證對證之藥不重不幸為安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慶歟昔甄權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著書權蓋以意得者自秘非淑後之仁也君推其獨得嘉與天下後世共其用心廣狹何如哉鋟諸梓而過徵予序於是乎

序

春秋定是録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瞽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予惟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翳者也維

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輙自去取之為定是録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後之君子倘以録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上乎杜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為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為吾自家之詩哉天台李仲虞執詩為贄見予於姑蘇城南且云學詩於鄉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則復謁出詩一編求予言以序予夜讀其詩知其法得於少陵矣如五言律有云湛露仙盤白朝陽虎殿紅詔起西河上旌隨斗柄東西北干戈定東南杼軸空置諸少陵集中卒未能辯也盖仲虞純明篤實博極文史而多識當朝典故雖在布衣憂君愛國之誠時見於詠歌之次其資甚似杜者故其為詩不似之者或寡矣吾求丁公之詩似杜者或未之過則知仲虞之詩

列乎家數者不得於其師而得於其資也諗矣雖然觀杜者不惟見其律而有見其驗者焉不惟見其驗而有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者焉此杜詩之全也仲虞資近杜矣尚於其全者求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會稽楊維禎序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如貫酸齋馬昂夫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海內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臟繡腑之為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於絃竹者哉四明周月湖文安公之八葉孫也以詞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兼濟而無遺恨也嘗令學子吳毅輯而成帙薰香摘艷不厭其多好事又將繡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以引之故為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

序

曾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見而存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矣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

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敘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素臣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駁過於誣元博既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為丘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裒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和及襍賦之時悉鋟諸梓編帙既成求予一言以引諸首予來吳見吳之大姓家交於人者往往市道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色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為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異於彼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予也築亭曰草亭以尊予之所學也設榻曰某榻以殊予之所止也予何脩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予示始於予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予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中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予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予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具其可觀者焉攬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稚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為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集以之其自著有玉山璞稾玉山樂府行於時云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優戲録序

侏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春秋之世陵轢大諸侯後代雜析文義至侮聖人之言為大劇盖在誅絶之法而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感世道者實深矣錢塘王曄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槩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譎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者諷乎盖以諷之効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逄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及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雨稅之類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絶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刳腸申漸高之飲酖敬新磨之免戮疲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侯觧愁其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唶於此矣故吾於曄之編為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為軒渠一噱之助則知曄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至正六年秋七月序

抹撚氏註道德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未嘗不簡易著明自非下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之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為異者私智者求之之過也於是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本旨也金人抹撚氏仲寬氏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滅禮樂以慘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証其道以同吾聖人盖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篤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虛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譚十三章探折滅生脫患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天下之章相生相代為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為備論脩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為歷敘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朴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祖而老氏之道非機謀術數者之所為也坦乎其言實訓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鵝湖諸子之疑於無者未見抹撚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為四明董自損嘗受師旨為同歸論今將板行其師所註老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頗是其說故為之序云至正六年冬閏十月望序

唐士弘文集序

予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来錢塘獲觀與劉志善書書言劉先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為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予已異其為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閈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希頗以南陵遺藁来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零脫曾無幾矣計凡若干什之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謬悠無邊畔無澁險惟以為辭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彥楊之讓議則范史不無佚馮子奪之勃李庾伯之孝紀則鄂人對亦不無忽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於理雖古之人懼焉況今之繆悠為學而無愧為文者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才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乎予求先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不能其為愧蓋益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為尚友先生往矣猶幸其詩文有存者謹為之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寄予尚友之心云

留養愚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明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

徐景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者則有節
息堂公供樂閒公葉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
通能之則有不工者矣留君睿養愚及萬石公之從
孫也過予姑蘇所次出鉅冊一編視曰此曆之雜著
也先生踈知文幸為睿評而賜之以序首焉予始讀
其傳誌各一首客來輟之夜張燈繼讀之箴銘詩賦
樂詞些語凡若干首皆聲畏法合各適其職明日又
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辭數義嘗不繇夫
古史氏傳心之旨為之異曰古學與時文不通能
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為山水州而留君所居

山水尤勝山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樓流有曰
好溪石有曰響石潭有曰神潭山川潤氣出為雨雲
清明之英為日月之華小秀于草木而大秀于人留
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士之不興長者留君不克興
也雖然學古而後文之古也文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
今韓子論時之文曰子大慚者人以為大好留君有
志於今文為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為之矣以慚
為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處此留君曰
睿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世寧以不大慚於今者病
於古也遂書為序

漁樵譜序

詩三百後一變為騷賦再變為曲引為歌謠極變為倚聲制辭而長短句平仄調出焉至於今樂府之靡靡以街巷齒舌之狡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間邸次出古錦襆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闋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靡也吾嘗求今辭於白石夢窗之後斥斥得寄閒父子馬遺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兼而有之蓋風骨過道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媟則淪於諢官語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嗣餘響於寄閒公子後者今又得素菴云夫譜之云者音調可録節族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篇無一不可被于絃歌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聲邪抑先有聲後有辭也寄閒分譜於倚聲依詠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於素菴乎質焉素菴齒然而曙曰嘻吾忘律吕於漁樵欸乃中烏知所謂聲依詠律和聲許事哉雖然擊轅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埜雅乎素菴名抱素字子雲裔出吳越王有起進士第號竹鄉翁家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泰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朴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鋟諸梓而徵予為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矣不知為何人所著或以為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為何時人觀其設為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寔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祕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祕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已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恩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辯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而未求釋于心而遽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下為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為益為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郭義仲詩集序

詩與聲文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述間見於帝世而備於三百篇變於楚離騷漢樂歌三變於琴操五七言大變於聲律馴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極

矣君子於詩可以觀世變者類此古之詩人類有道故發諸詠歌其聲和以平其思深以長不幸為放臣逐子出婦寡妻之辭哀然感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後之詩人一有嬰拂或飢寒之迫疾病之楚一切無聊之窘則必大號疾呼肆其情而後止問有不然則其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變莫之能移者也予在錢唐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習其讀其果得為古風人之詩乎不也客有詰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離騷從樂歌之情則必有三百篇楚離騷漢樂歌之辭

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末唐季宋語懼其非詩也以此自効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覆訓我則又未嘗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斥斥四三人焉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光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斥斥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烟姑胥陳謙永嘉鄭東崖山郭翼也翼蚤歲失怙中年失子家貧而屢病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遏者而予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澹然有旨興寄高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翛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於君親臣子之大義或時有發焉未嘗不嘆其天資

有大過人者而不為人變(絲)之所移也予在婁江時翼
持所作詩來謁序今年學子殷奎又挾其編來抗申
前請於是乎書翼寧義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正十
一年冬十二月廿有二日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被弦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弦則騷其有
不可乎或又曰騷無古今何也騷之下為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
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
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
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
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閨庾
氏傳奇之變(絲)或者以為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
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
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媟雅邪正豪俊鄙野
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滕李馮賈馬白皆一代
詞伯而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
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俳葷類以今樂府自
鳴往往流于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欸乃之不如者
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絲)為何如也吳興沈子

厚氏通史善為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予數年前
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予厚連和予四章皆倣鐵
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異之今年予以海漕事往
吳興者閱月予厚時持酒餞敬與今樂府至至必命吳
娃度腔引酒為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馬
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輦街談市諺之
陋關庾氏有傳予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書已成怏
求一言以引重因為論次樂府之古今為沈氏今樂
府序至正十三年夏四月十日曾稽楊維禎序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歌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昊
之義彰關雎首夫婦之匹小旻全父子之恩詩之教
也遂散於鄉人采於國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
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寔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
而選流雖遠而原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幾熄
矣求詩者類求端敘於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達之
五常者遂棄弗尋國史所資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
士以詩命世者殆有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敝者老杜
氏慨然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為
一代詩史下洗哇嗌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汝知有

三百篇之旨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人之下噫
比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
從出則又殉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予為太息者有
年龍江殷生謁予錢塘次舍袖出手編目曰詩史宗
要觀其篇什首君臣終朋友一根極於倫理表端分
節顯要正訛咸有宗趣炳然而日星列沛然而江漢
注挈焉而領張洞焉而綸啓千百五篇之大旨博而
約之于一帙也其中忠君孝友之至情雎鳩鶺鴒之
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衰年得此弗覺病懷
灑然若能言吾之所欲言者後學小子捺是嘉量以
貨品諸作又何騷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還於古
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如此生名惟肖字起巖
汝南人嘗從游於予與海內名士李公孝光張公天
雨段公天祐為忘年詩友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
會稽楊維禎在錢塘之五柳園亭寫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而始事後
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
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白
也然考經者欲於寸墨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

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為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盖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為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録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盖經有不待傳而明者而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恊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恊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是為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

有禰氏誌

吳之岷有禰氏出於大家氏之筦計者大家氏貲日富而心日貪不已強易人賄徵歛無藝一二傳而後之人禽色交荒淫亂不道其家人與鄉黨州里之人歸於大家氏者咸歸有禰盖有禰氏者之私樹者實與大家氏絶反大家氏以私量收而有禰氏以公量

收大家氏以子本筭而有禰氏以子本棄大家氏積而不施而有禰氏施而不積此人所由歸已而訖併有大家氏之家吁予讀齊田氏之事田日張齊日衰而訖移齊國者由齊日不仁而田日近仁也徵其事於有禰氏信已哉予既為此誌學子蔣元出冊曰請書以示吳中富室子姓庶不仁者有所儆歟則先生之教廣矣

慶氏子庖丁誌 并詩

予讀禮內則篇志及肉食之制悉甚駕烝燒炰脫作撰膽主於乙醜餌皽之忌芥韭蓼藙梅之宜靡不在教吁此賤夫之事而先王悉之以為大夫士家子女之訓何也盖飲食之役賤而飲食之禮則貴也以之奉賓客則賓客樂以之奉鬼神則鬼神享以之奉尊親則尊親安故著於教為婦功為人子孝敬然則庖人之職可以奉體之賤而賤之耶慶氏子蔣義門之庖丁也其食戒知遵古經方其食制合古庖人之度凡其主饍於予得其制而適其味者必慶手之夫饍之稱取其善食而有資於養也其道不當如是耶抑予聞蒙莊子之論庖丁解牛之伎而得養生之方此伎之進於道者以慶氏子之精進不止其有不至耶

子既喜慶鼓刀之伎精又喜其人周密謹慎未嘗有過而慶又知慕大道君子故遺之以詩而誌之如此詩曰人皆飲食而鮮知味制既不如味曷繇貴於是禮篇亦誌庖伎伎進于道解牛十二惟慶氏子第精其已能而力其未暨匪徒味上養生之至

明遠說

今夫不明者猶之處冥室之中雖有耳目不能見聞也及穿穴而漏隙光則快然而覩況為之闢戶發牖而見三光乎又況出室坐堂見事物乎又況登泰山履石封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樓閣若鱗草木若髮

八荒之遠無不在吾內者乎愈進而愈明愈明而愈遠此明遠說也

尚志說

予讀陳勝傳未嘗不嘆士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傭儕自待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汎汎不誣吁勝人仗耳矧不為勝者子聖門弟子如顏淵曾點季路公西華聖人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於顏子其善過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顏子者所謂大人君子之志非歟孟子曰士尚志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辭尚易也而志有大小清汚

之不同不可不慎也崑山吳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曰尚志介其友張希顏來謁言予謂子尚易也敢問子志安在子正曰中也學於聖門者功有志在季路之問也勝何足道哉予為之喟然曰子志不鄙而已推是以往不為顏子吾不信也顏子未達陋巷之人耳使達也春秋之伊尹也學顏子學志顏子志伊尹不足為也子正年方踰冠而好學不勸事承父以行其志未著而所尚已如此異時秉志弗遷與學俱奮吾知其無能禦矣

跋完者禿義讓卷

江陰州校官仁夫翁君持其州達魯花赤完禿君義讓事狀視予西湖之上翰林直學士王師魯公已敘其端而又徵予言予求義讓之士於古而有當於仁不當者也在周之初孤竹氏二子叔齊以父命辭國讓諸兄伯夷曰天倫也伯夷又讓曰父命也遂俱棄國而逃吾聖人皆稱其賢者當於仁也春秋時又有吳壽夢四子父兄之意俱屬於季子札兄諸樊餘祭夷昧以次相傳至乎札札終于遜夫子或未許於春秋至漢時有韋賢氏四子玄成以宗議而世祿已而徉狂以辭其兄弘君子又病其意之不誠者皆仁未

當也今完禿君伯仲之交讓也讓者非以矯而讓者非以饕也豈皆不當於仁乎書曰其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予哀吾方悼世之天顯蝕於後世變而高至於尋干戈者不忍言也而況求其讓德哉　皇元積德俗還三代之美化實首於麟趾之俗宜完禿君之行卓然有挽乎流俗而太史氏之紀述可以追美乎求仁得仁之賢而矯性近名者有弗論也至正甲申八月初吉會稽楊維禎書

四十五日約

漢志有曰冬事既入婦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何謂日四十五一月三十日世之夜分不息是一月之中恒得十五日也故曰四十五子觀古幽民男於宵宗絢女於宵紡績是幽男女皆得月四十五日者也嘻豈唯幽哉宣王之庭燎曰夜如何其夜向晨則王者勤政亦繼燎於夜也豈惟宣王哉姬公大聖厘於忠則曰坐以待旦孔父至聖勤於學則曰吾嘗終夜不寢是古之聖賢未嘗不競晷於四十五日也錢塘諸生有以年過冠室而有失時之嘆而不知力夫補日之功故為作四十五日約以策其力而程其功日讀某經若干卷寫某書若干板夜

讀其史若干卷評其史若干件著其文若干道朔望講文義若干件遵要束而有餘力者有慶違要束而力弗及者有讓云

梅深說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淺深曰玉雪為骨冰為魂耿耿獨與參黃昏遥知雪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一客曰碧瓦籠晴烟霧繞藐姑之仙下縹緲風清月苦無人見洗粧自趂霜鐘晚一客曰在澗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上虞徐生以梅深自號且徵記於予遂書此以遺其得梅之淺深次第如三客者惟生自識之予梅邊清客楊維禎也

跋包希魯死關賦

大耳氏以長生為出世訣黃面氏又以不生不死為要訣以吾人言之黃面氏亦未究也互盧子以活死人自目求證之言于予予以大塊亦有死數數既死而有復不死者是死生母也數死以彭母不死以不形之形遂為互盧子氏志而銘互盧子疑焉持往大江之西問青城老人老人以予言為韙且駭予文之善出生入死出死入生也不意互盧子之郡人有申

公者為互盧子賦死關能言吾氏之所同言互盧子得此兩文足以後天不老與大媿之母為友矣下視人間甕盎蚊蚋尚足與語生滅哉互盧子其慎諸無多出也申公者即包希魯氏也其書有白經五千言藏於逍遥之山云至正戊子冬十月廿有五日鐵心道人書于無盡春之齋

跋楊妃病齒圖

玉環瓠犀為側生而痛未甚也三郎為環而痛痛則甚矣使移是痛以痛天下之痛烏有天寶之亂青騾之狩邪予觀錢選所圖不痛環之痛而痛三郎之痛也歟噫

余子玉小像贊

滑稽玩世如東方朔而不羨金馬之居安樂行窩如邵堯夫而不著經世之書小夫賤隸不能忤是其度之汪若王公大人不能詘又其守之晏如古之市帶今之里閭與華草為寒暄與雲月為盈虛其讀父之易盖畫前之元有而傳世之詩豈刪後之可無者乎

孫元實小像贊

心若小而志則亢貌若枯而神甚王以為得隱邪則既戚焉而憂人為入官邪則又湯焉而浪騎欵段類

馬少游抱無絃類陶元亮留詩卷於人間似竹溪之逸著方書於林下以茆山之相自其窮而觀之固可薰善良於晉鄙之間使其見諸達也獨不可譚道德於細旃之上也邪

坦然子小像贊

以汝為西家愚夫耶其目烱然其神洒然以汝為北山逋客耶其心坦然其氣浩然冠棄冠之卷然服野服之翩然結俠客而青萍在收異書而黃金捐飢飯胡麻之粒醉巢雲松之顛吹老崖之鐵笛歌長丘之青天不知者以為人間之癡漢其知之者以為地上之行仙也歟

二賊箴

大佞似信大黠似愚行之似忠居之似虛煦煦徐徐默受俯趨刺之而不得即之而彌汚古之所謂愿賊今之所謂哲夫小讓售大貪小惠受大奸曲逢苟合節角俱园刓同孰可孰否突梯兩端機法狙令出史記而比盜於不刃不戢古之所謂吏賊今之所謂能官

秋暘小像贊

衣紫霞衣冠芙蓉冠心遊萬物之祖身列群仙之班其出世者觀之則將鞚玉虬鞭青鸞以夷猶乎大還

其在世者觀之則固可以躡禹步說胡經以遊乎人
間也耶

題呂敬夫詩藁

蘇支邑凡六大率風浮俗淳大家尚氣勢交關責人
視文藝習左甚獨崑山多才子甦出者往往稱呂表
表曰子英呂曰敬夫也兩人為詩風流俊采皆一代
之選予固未能優劣之予詩喜體古樂府子英多為
予和之敬夫又必爭鳴於左右自上京以至宮閨江南
謠弄凡若干首敬夫善作黃庭小楷繕寫成集徵予
評且曰予詩非先生弗能知弗能知能評者寡矣知
而能評評而引說於其首舍先生誰屬哉予曰嘻詩
有情有聲有象有趣有法有體而譚之提唱武士之
吁呼文墨生之議論不在有焉故予每評詩不有其
有而有其不當有者皆非詩也姑以體裔之又草野
烟蘿邊塞臺閣之不無異也譚詩以他律焉易地則
不能已予觀敬夫詩未必不為朝廷侍從才也又果
可以他律哉雖然吾於敬夫不無感者已代有蘭臺
芸閣之居而其言覆野俾誦敬夫之言其不泚然在
賴者敬夫可以予說出之矣至正七年三月三日

李元卿墓銘

元卿名孝顏忽都國族也泰定四年阿察赤榜賜進士出身授某官二十年官至江浙省宣政院判其為人有氣節在官以廉直稱遇事善持論裁人倚為平擢第後盡舍所為文博極經史諸子百家古詩人騷選樂府樂行出語務追古人至正壬辰紅巾寇江南元卿官歲滿以本省檄以檄總制浙之三關理戎職巖巖有風采斬徼賊有藏草間者必游檄得得必剿殄俾無育於邑安集邑遠民民倚之為藩衛歸之如父母閱三年忽以謗去官過杭見予無幾病風竟不能出一語卒卒于台其所踰月其子武同與其門吏

某始計予草葬台某山徵墓銘予與元卿同年也不得辭銘曰十夫操椎婁至投機一語所畏無翼而飛卒至於奔而病病而喑喑而死也吾於元卿乎何悲

歐陽彥珍墓銘

君諱公瑾字彥珍其出世廬陵宋文忠公脩翰林承旨玄功從弟也祖某封某官父某不仕君自幼警穎長通經術喜及書數律曆兵刑之法試藝于有司不售憲府才其人舉為司書不數年掾行中書勞滿都事浙東帥府在掾時執政者多任已喜怒不以民害利為事君抱卷執議未嘗少阿法當而人利者必累

請必行後已不當矣雖受怒罵必格事有他掾不遑行止者必行止於君其在帥幕建議以伏海寇當以長伎久筭不宜試小計規小利以為功又某官恃文章往喻寇君力言不可辱已而卒然嘗建平海策若干言主帥者不能用請辭職歸養太夫人不可贊成疾未幾以太夫人憂去職執喪如禮法制閑行游淞中得疾反家歸卒于杭君娶閩王氏宣文檢討餘慶女弟也子三人長太平次某女四人皆妻名上臨終謂其子曰吾結貴交多市道惟會稽楊某為吾道且為古文名東南汝往請銘平服藏來乞以遺命泣而請銘曰在家溫溫在官墳墳墳墳有法溫溫有文家為孝子官為幹臣幹曰必了不了嫁婚幸終其親其又何宽

馮處謙墓銘

至正丙申秋予以建德學官道富陽抵友馮順家順伯仲氏曰升與豫皆相次去世豫之子宣衷衰前拜曰宣不孝先子以早年歿外邸且六年未克葬今年冬某月日將祔吉峴祖墓次幸先生哀而賜之銘庶先子不悼不百齡不孝孤不無蓋覆予與順為昆弟交十三年嘗銘其伯考父寺丞公考仁山公伯氏升

今又銘豫尚忍援筆耶君名豫字處謙宋承信郎僉嘉興府廳事從周孫集英殿脩撰驥從子承信君生三子長蒙殀次革次觀革以孝義式鄉里外中書以義士旌其門義士生三子曰升曰頤曰晉觀生二子一即君次仁君於伯仲居四蚤喪父義士公撫之如己子君友弟長氏不翅同母出一門數百指怡怡恂恂內外無間言義士父殂生日以撓君以里之困乏者勸分援劉子曰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得其力利出者祿反怨往者禍入公是其言又嘗謂人能群者以分能分者以禮義士公逝歲時月旦相

其長氏必講合族綴食之禮惟恐不及君為人高亢剛直讀書務遵太義與人友尚氣節痛遠烏集之交狀貌魁梧美鬚髯達官要人皆折勢位友之曰君固我朝人也薦之仕則辭曰吾剛不能售以磷吾直不能售以回薦者謝而止娶李氏宋南劒知府桂孫女一子宣也君懇懇戒曰瘠地民材勞也沃地民不材饒也汝毋恃驕棄學使吾有沃地懼也宣力學訖為名士君生于大德己酉八月八日以暑疾卒于杭至正九年五月十三日也得年四十有二銘曰不厲而剛剛不壘不撟而直直不跼小夫匍匐等禽犢歐然

我信無不足天路中止匪不禄奇言特議聞者服矧
曰有子子式穀長較遐行續前躅

高節先生墓銘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
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冊耕富春
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
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
格為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
生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覓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賈
公貴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
受於晦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
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聞
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
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某不敏願為嚴
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粮自甌越来者
宋相文山氏客謝翺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絶頂
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缺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
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會取悦而有信翺卒
無子與社中友買地臺南葬之築許劒亭憲使盧公
摯高其義為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

過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
某常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
氣絶者數四治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
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　母益虔母卒哀毀成
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
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
十月晦疾革呼其子淵曰吾年已踰六十不稱夭奉
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怨平疇西田
吾已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為至正丁亥
始克葬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
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
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予以建德理
官過釣臺淵從予謁祖祠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
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予為奇士立阡表
明年淵持廷玉所為狀来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
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
銘曰於古風渢乎胡可追千有百樸一畫厥岐不背
厥馳瞠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基維高有
基維遠有遺

姚處士墓誌銘

君諱椿壽字大年其先出唐開元宰相崇曾孫秘監合嘗守睦因家焉至六世孫為秘簿宗之宗之子三一居巖溪曰二府君承節郎大父潼翔宋鄉貢士父元慶隱居不仕妣王氏司諫某女君幼機敏不習群兒弄長丰姿偉特讀書輒了大義闢禁肓館歲聘海內名師儒教子弟及里中兒君性端直平生無二言與人交始終見稟於義利曲直必嚴其辨鄉鄰有爭者不直有司直於君得一言則解去歲飢周人之急惟恐弗及稱貸者久則焚券與之創世濟橋戴溪上橋置亭歲五六月施茗飲饘粥於行者不勘橋西古松篁萬立築亭名深淨又搆層屋曰松巔賢士夫往來必迎致其中觴詠晏談至忘朝夕邦大夫馬公薛超吾遵經桐廬聞君杜遵過門以處士禮禮之邑侯周古達都等皆嘗問政於君君必以利害中民窾者鑒鑒言之民便其言者甚衆晚勉其弟同壽曰兄者病無宦情弟茵壯學裕必厠名仕版圖光其先同壽因自奮北覲得餘干校官君娶汞氏吉水教授某女也子三曰鵠先卒次鑿次采孫男四曰德光德懋德祥德瑞君生於大德庚子五月十三日沒于至正癸巳十月十九日得年五十有四越三年十一月六日窆

于桐君山北孝仁之原又一年其子槩謁予理官次
冊拜泣曰先子介不樂仕無功德可書然孝友行於
家任卹行於里者不得文章家一言以示不朽非先
子不幸槩不孝已槩辱為先生徒幸先生賜之銘按
其客鄉貢進士魏均狀為之誌而銘曰桐之岡斜斜
桐之瀕秋秋孝原一培水山相繆是為戴溪姚處士
之丘

郊韶詩序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為也詩本情性有性
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
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
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詩不可學詩之
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
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
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為盡知學乎曰匹夫匹婦
無學也而游於先王之澤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
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録於聖人者
非無本也我元之詩廣為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
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於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陵
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

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郯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無窮愁險苦之態蓋其強力於學聖人諸子氏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年矣韶年尚盛而學未止深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所詣蓋得騷之情則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在元詩一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其詩成帙者若千卷

崑山郡志序

崑山州楊才抱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來凡二十二卷因其友袁華謁予錢塘曰先君嘗以州之志籍多散漫踈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是者蓋十餘年而獲成此編今州監孛羅帖木爾將壽諸梓吾子與才系同出浦城文公十世後幸惠一言引諸首予謂金匱之編一國之史也圖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類由國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田租土貢風俗異同戶口多少之差由郡史之信也然則操志筆者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與於斯乎吾曩入吳竊見公所著宋朝蓍龜之錄凡若干卷今之脩史者購之而未得也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氏通辨行於時

吁公之博學有史才可占矣宜其成是書也立凡創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與前邑志不可同日而較工拙也且吾閩崑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租賦甲天下郡縣市賈之舶萃焉海漕之艘出焉庸田水道之利害在焉忠臣烈女代不乏絶鴻生碩士爭為長雄不有史才者出任筆削何以為是州之信史哉吁是書之得記者今幸矣抑予又聞公所著蕃龜為採書使者賺為去之嘗爵罔及焉此才之不平而公九泉之憾也故併序及之公諱聰字履祥自號東溪老人云至正三年春正月十日奉定李補榜進士會稽楊維禎序

三且說

或問孔子曰回何如人也丘弗如賜何如人曰辯人也丘弗如由何如人曰勇人也丘弗如或曰夫子弗如三子而三子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蓋能仁弗能忍仁者泛矣能辯弗能訥辯者誕矣能勇弗能怯勇者亂矣惟仁能忍有弗仁仁無不息矣辯能訥有弗辯辯無不勝矣此孔子所以能仁能辯能勇也而異乎三

子者之能仁也而未能仁乎無辯能勇也而未能勇乎無辯能勇乎無勇也三子之能吾將無友之又以易夫子之道而未得者重學孔子也故名其齋曰三且云

思親圖識

孝子一也而有幸不幸焉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自孩抱至老不違其親養者孝子之幸也生于親而有不識其親并失其親所託處之廬與所託食之區如今周君用發者亦可謂孝子之不幸也周君三歲喪母四歲而繼喪父鞠于外家保母及長而思親之田廬以為歸則皆併於強宗矣君卒能思其親復有其田廬而君之為孝子乃得最著于當代而為名公鉅士之所歌詠至于五六十年而猶未絶雖曰不幸其亦有幸焉者存已周君尚何悼也哉然孝子思親去之五六十年而遑遑焉常如弗及則孝子之天也嗚呼人有奉其親於朝夕戴親之廬食親之田而忘其安饒之自及其黨乎無良將徵以富其身以逮其親或致其親無聚廬仰食之地吁若而人者是亦人之子也尚可以言人類於周君之前也夫周君思親有圖宜其樂傳於人人而予又為之贊辭不為過也會稽

楊維禎謹書于吳柳二太史志後

跋月鼎莫師符券

右月鼎莫師手授大雷使者符券一通盖授之爛柯山傳法師而法師又授之神霄野客胡道玄者也道玄既自識卷尾將藏諸名山而又徵予言予謂古之至人以道御氣以氣役物故能幡校四時盜弄造化棗木植而作雨胡桃擊而鳴雷其黿黿鼊鼊之號翼蛇飛鼠之符特其猶者耳百世復有傳道玄之傳者其可知符券之神為神而不知神者之神以為神也哉

裘生楊齋銘 有序

古者衣制凡裘必有楊楊以抑裘之露而尤見乎美者也裘而無楊與反衣狐白者等大羊之裘不楊以其無文也則楊主與文飾之事故曰君在則楊謂施於君所也吳門裘生某韜晦于一室而以楊名齋毋乃不類歟盖有志於事君之文者矣雖然楊非徒表文也表敬也敬有二父也君也而體異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所不楊臣於君以文為敬故君之所楊某父母俱早亡質之所為敬者痛無所於施而文以為敬將移之於君焉耳抑又聞楊必象裘文裘

狐白則裼以錦之素裘狐青則裼以綃之玄喻諸內也有大人之文則大人文裼之有細人之文則細人文裼之由中達外各以象比不可誣也然則裼之者其又由外以卜內之徵歟君毋輕肆其裼也銘曰錦而絅非文之屏惟絅而後文益炳裘而裼非文之的惟裼而後文彌穡惟的日亡惟穡日章惟裼齋氏敬之勿忘

題石伯玉萬戶乃祖鴈蕩詩

右題鴈蕩山古詩一首盖松江石公宣慰官招討時領兵温州之所作也寺僧以碧紗籠之是其詩已足以感動乎異教後值寇作焚刼寺觀而能仁獨以詩獲免是其詩又足以感動乎兇暴去之五十年詩燼于火而寺之禪宿尚能傳誦之又去之二十年其曾孫安泰不花侯因使事邸其所而得繕録之是又其詩之不可滅沒傳之他人而歸之子孫也於乎一詩小伎也而所係若此豈偶然哉傳稱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有文事如石公者乎曹瞞氏横槊賦詩徒文其篡賊之雄而豈若石公之作所謂三軍息讙不驚龍眠者見其用律之嚴持心之仁雖浮屠之宮亦按堵如故其澤及乎吾氓者可知矣詩曰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招討公以之又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安侯以之

冰壑志

延陵季子克昭氏以冰壑自號而京兆杜本既為書之額於讀書之齋又馳書會稽楊維禎求其所為文以誌夫極天下之清而寒者冰也極天下之所受而不以滿量者壑也有受量無清寒以節量之則下而流流而汙汙而為天下棄爾嘻此冰壑之所以為天下貴也杜少陵詩曰烟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含露之玉壺此美竇氏子質之清而貴然冰之置壺雖貴而僅資斯須之玩固未若壑也取無窮用無竭王政藏焉啓焉以助燮理否則王衰無寒壑移於木春秋書之以為周室病鳴呼冰壑之有無係於時政功豈微者哉抑予聞靈鼠在北壑食夜飲冰奇毛之長過百尺又靈蠶在東嶠食冰霜雪霰之成繭色五彩俱紕為布貢諸天府裁為領巾清寒之效使龍衮無炎汚矧季昭之鍾靈於五色之奇百尺之長而出於冰壑者乎季昭將有政於位矣其出壑之奇之長貢天府而衣被皇猷焉可也勿徒置迎風含露之壺以資斯須之玩效不競於一鼠一蠶而已也

吳達父養心齋說

予客淞之明日吳興錢德鉉携一客来見癯然儒者也問姓名則曰城南吳達父也達父自幼從治易師許恕氏遊長而益有志於切己之學故自命其藏修之室曰養心乞先生一言為座右警予讀周子養心亭記其論養心莫善於寡慾必自寡而至於無足以發孟子未盡之餘旨蓋寡慾者君子所能無慾者非聖人不能也周子之慾自寡至於無則賢希聖之學而心之養者有餘裕矣吁人皆同此心也而理欲異焉欲争而理明則天君泰然萬物擾吾前者無不投

戈而受令故其體胖其氣充其神完以清此君子養心之至也雖然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心之未發之謂蒙於未發之蒙而能養之以正所以為作聖之功蒙發而後養則難為功矣達父學易者也有志於周子希聖之學其可不知有養正之功乎達父尚以予言質其師如心君云

太平醉民說

上古之民汙樽而抔飲未嘗誠醉禹知旨蘖必有醉人者故惡之至典午氏賢者日衰間有則為世所不容於是有沉冥之託麴蘖之逃是世太平則有醒民

否則始有為醉民者雲閒王厚當太平之世自號醉民則何歟蓋又有說矣屈原獨醒於衆人皆醉之際原之不幸不遇太平時也厚稱醉民於民為醒民之時厚之幸遇太平世也豈若典午氏之賢沉寃之託麴蘗之逃乎噫人見不飲則曰醒民痛飲則曰醉民彼豈知夫醒之所以醒醉之所以醉哉然則厚之所以稱太平醉民者又豈衆人之所能識乎彼一飲一石一醉千日者又曷足為厚道乎厚長跪起謝曰世之識予醉者寡矣識予醉者先生之言哉

陳生文則字說

予遊淞客陳德昭氏邸所其季子以其父之命來請曰父生某孩而名之曰憲今齒已長已而有師友以字也敢請于先生予以憲之義為文辱法則既字之曰文則憲又再拜請說焉夫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非所謂文乎是文也可以立則於一身由身而推可以貽則於天下後世此其所以為憲之所在故文之為文非特文藝誦習之文也凡動靜威儀語言政事皆是也周旋而中規折旋而中矩何莫非文之則也歟存乎中者應乎外應乎外者協于中非君子有一定之則乎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又文之本也故有是則也生天質純良復加之以君子之學孳之為文者欝然于中粲然于外未可量也其窮而學也資文之則以成其才

倪用宣字說

吳興倪生用宣父既名之曰璨而字則屢更而未定也一字曰孟輝一字曰仲宣生皆以為未盡又請字於予予曰魏王粲之字曰仲宣宣者粲之用也生之璨玉之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有其文而後有其用也宜字曰用宣按說文宣從四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然則陰陽非宣亦不能妙夫一動一靜之用而況於人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俊明有家詩曰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書言宣之用生既以門廕受省撿將有為政之日矣使無三德之日宣則何以受王命盡旬宣之職乎德之日宣者玉之有其璨也王命之旬宣者璨之有其用也生以予言勉之字之曰用宣宜哉

東白說

淞青龍任氏吳之著姓也有月山先生者歷宦中朝至都水少監其子子文又繇秘書監秘府即遷考城令孫曰暉者益喜文史善賦詩脫去凡近雄健有法

度予甚喜之詩裒成帙號曰東白集予在璜溪時嘗
以詩来招予抵其家乃獲與之校讐詩章者累日濱
別請東白說而未及與之今年春既望客錢唐復介
其友韓生奕来申其請予惟世以西白名者取西之
義為金為白也東白之說未著焉憶予曩遊天台嘗
登鴈峰宿望海亭夜觀火烏浴海下視九州若谷底
大地俱黑獨心府之靈内省目之所見皆位列棊布
森然若畫白既而天雞三叫扶桑日升神光煥發如
金龍千丈飛起三神之東一方草木歷歷可數雖毫
髮不隱東白之說於此時見之而世之人獲見之者
蓋寡矣是白也非他白能儷雪之白潔矣而不能燭
乎物月之白明矣而不能悉乎幽獨東之白也大明
由是而升中天壞間靡一物不在衣被昭回之下其
白也可量哉今生年壯而學富蓋有志乎功名者青
冥萬里方自茲始東白之取號豈資以抗西白者之
云心之嚮明身之嚮顯固有所記矣生尚以予言勉
之哉

吳元臣字說

信都吳公子其季父為樞密院議事平章榮禄公命
公子以錫而字之曰元臣其師葛元哲氏嘗為之說

而又以其言為未盡復徵子說子謂命有三錫禮有
九錫皆其君之恩數及乎其臣者也其臣非具元臣
之才德何以當是元之為言善也大也臣德非善何
以稱大臣德之善必如高辛氏之才子稱為八元其
可也公子以元臣期望於父兄師友則公子之學於
師以承錫乎其君者其可自苟乎其可不以八才子
之稱元者自律乎抑予聞唐大臣魏徵之論臣道有
二曰良臣曰忠臣良臣稷契皐陶者是也忠臣龍逢
比干是也證之願願為稷契皐陶不願為龍逢比干
後訖如其願者幸而值貞觀英明之主也榮禄公歷
事九朝為國元老澤及天下而覃乎後世矧今之稷
契皐陶也公子之生在聒代其出而仕也遇明天
子在上法堯舜以為君也公子以八元子之才德展
諸臣道謂不得為稷契皐陶以遂證之幸願以復榮
禄公之盛德大業者吾不信也已公子折節苦學淹
貫經史及國家典故今北上且赴三公府屬掾之辟
起身侍經筵即燕見天子為元臣階矣吳興之士與
游者或為歌詩以餞推予為序引遂書此說于卷首

素履齋說

楊維楨書

吳興呂生坦字安道又自命其讀書之室曰素履而請說於予予謂素履非簡淡寡欲廉靜以樂道者不能易之履曰素履往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君子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爾苟樂道之志與利達之心同塗而交戰則不能履其素矣吾客吳興生挾冊從吾游聽其言無巧辯詧其行無淫朋比德里閈以孝聞朋友以信著可以占其素行者矣萬石君不言而躬德元德秀質厚而少飾緣此古人素履之實也觀人不於其素履而於其外文未有不失者也六三之象曰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士之素履不足其行也不遠何以異於跛哉非直跛也且蹈虎尾而有跮人之凶可不懼哉抑予聞履之為卦物畜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君子觀履之象辨上下使各當其分而在下者無有多上人者此民志之所以定天下之所以一也今民有盜弑長吏以為悖者天下之為騷然生履素而學優將有祿位於時矣願加其定民志者如之何其可也

夢鶴幻仙像讚

幻仙名禮翼字致用會稽人也宋韓魏公之十世孫大父忼父耘之皆以行義文學稱當代儒宗某學世

其學攻古文章著文獻世考有仕才不苟于仕當路薦辟例不應退而種松豢鶴築室為讀易所與一二高德遊方之外自號夢鶴幻仙其言以為人不可以忘出也故考之以文獻文獻不可以無證也故通之以博雅博雅不可無傳也故托之以文章文章未可適道也吾將宗乎玄牝玄牝未可玩世也吾將遊乎神仙神仙未可安終也吾冥之以夢幻無耶有耶物萬有於一無幻也真耶神一真於百幻幻仙至是其事備矣其道至矣吾於初偉其才既復高其神仙夫器嘗効史氏為著夢鶴傳淮海張渥又為作幻像

侯氏讚方朔自是小傳今又效之作辭一通以足傳之未足者云讚曰冲漠無朕中有物居妙合而凝曰天人徒嗟嗟幻仙列仙之儒讀易後天究心泰初河洛七緯太乙九宮叶居嘯風鞭霆恢乎有餘蟊睨羨庸屣脫珪組平聲朝以鶴飲夕以夢俱全體具見心與道如言象孔昭神與道腴神兮無迹奚實奚虛道兮無體孰形孰軀我說不容至矣妙乎

汙抔子志

古魯傻方給休告歸息自便軒戒閽勿抽扊客有扣門作鴛觜聲急甚問為誰曰汙抔子心自語曰今去

飲食始已若干萬春秋烏得有葛天氏人哉非佯人
則盎人爾矣爾入其人今人之冠蓋也今人之服食
也今人之語言文字也因詰曰若能因酒星乎曰亡
也若能焚醉日乎曰亡也若能椎金雷碎玉椀破兕
觥乎曰亡也亡則曰汙杯也何居曰我非葛天氏人
也衣今人之衣食今人之食而行古人之道則謂今
有汙杯子焉可也又詰曰飲始未有沸酏況有飲器
乎人文一開飲也不能不酒又不能不酋不升以奉
之此勢之不能自已也今欲反於汙杯勢可乎曰勢
世也道執之制也勢亡則制證而不知極天下將有

爭於一勺之間吾未究其止也故道不反汙杯勢不
止敗亡也古魯僂偉其言又聞其遺果可律於今即
守符不售於封建之日庸調不售於井畝之秋時遷
事變也汙杯又果可以行於酌醻酌獻之時乎汙杯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使民標枝乎野鹿乎庸詎知
有禍首為燧人乎亂階為儀狄乎古魯僂因引觥賀
之曰今之沉酗淫湎禍烈膏火者自救已弗暇而卑
升之瓢捽而為飲具一斗之鐎炊以為警器行于之
道則凡阨於是者可以免已夫汙杯子曰唯古魯僂
於是撞亞父斗棒子元子之杯酌以伊著氏之天酒

而為之歌曰汗吾樽兮匪玉匪金杯吾飲兮匪酌匪斟噫今之人兮太古氏之心汙杯子亦屢載歌曰汗吾樽兮匪雷與斗杯吾飲兮匪挹與受噫今之人兮太古氏之衛

三尸氏錄

三尸氏長曰脊次曰矯曰居其出大彭籛鏗之後三尸皆富泉貨人以籛去竹目曰錢虫錢虫多為人所仇尸之長亦務仇人庚申日走酆都祟者狀人過僭以樹威福祟者信之賜以赤幘絳帕乘五文馬為祟先驅且錫之號曰血姑尸自悔曰吾清白人

進善

於清都帝所而讒人過於祟且得血姑號不祥遂與祟絶求自新於天帝法師法師覩尸賊賊不滿遂入其罪丹書併其仲矯居論棄市三尸死三日法卒亦暴死已而復還曰尸訴我于闕邏主帝主帝以我為承敎非主敎得不死尸且大訴法師于帝曰我讒人為祟悔而求自新律自新釋辠且佗有同自新者凡若干人若干人俱釋而法師獨以子賊不滿加極刑是法師以貨乾沒顛倒人是非以亂上天之聰乃天下大尸虫耳何法師之稱哉帝不譬而縱其敎亡罪又何以司天命生死人乎未幾法師瘖於佐永錮死

楊子曰殺悖而出亦悖而反天道也尸盾氏怃既求新皋亦薄而執法者入以極刑且及其衆與族不過當甚乎宜天殺殺者

闕寶氏議

或問闕寶氏族某官令招甲而得誅當乎楊子曰古者大夫無私甲有事則授之於廟春秋時鄭授於大官魯授於大廟楚授於子馬（桓四年脾考馬字）未聞授於家授於家則庶人枋國矣闕寶氏之招甲出於義尚不可而況不義乎假某相府令以文其私以售其實不義其德誅也當哉若其從者出於飢氓一日之趨以苟其食以贍死則有當原者盡以付刀鋸則不當矣因之死者三百人時主議者刑部聶古氏明年其人尸磔于海宿云

書篤魯公辯事卷

一人賞罰不能勝天下人之賞罰分耳以天下人之賞罰為一人之賞罰則當矣湖南郡守篤魯公以言者中傷上官信而黜之既而事白免出繼又以言者受某罪然言者以為罪而天下人不以為罪也則罰者一人之罰非天下人之罰也罰非天下人之賞矣是說

也吾欲告諸司賞罰者而龍沆氏以公之辯事卷来故書諸卷而歸

我我說

認萬物為渠者有我之見也忘一已為予者無我之見也有我者固非而無我者亦不是也故有我為楊氏無我為墨氏今有人焉曰高予昭氏未嘗有我亦未嘗無我超然獨有見於楊墨之上自呼曰我我也釋之者曰上我不我之我為我我之主下我有我之我為我我之所有問我曰我得於我之自得於父父之自得於祖祖之又自得於祖祖之祖遡其祖極於天地之初生則我之我與天地俱生者久矣豈今日之我或七十年八九十年為今之我哉然則越十二萬齡天地死我復何去又越十二萬齡天地生我復何来能是者是為我我之徒也不則沒世於楊墨氏之辯圃也

跋虞先生別先上人說

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懼情為之累也邵菴虞先生與其鄉僧光居吳二百日而別其言為無情有情之辯至比合散於雲之不自知也蓋其悠然而合也若有情而未始有情其忽然而散也若無情而未始無情

此至人無相之心也物我之兩安於無所為也故自其
未始無情者觀之是主人好竹必徑造已自其未始
有情者觀之是清溪之篴不交一言而去也此有情
無情辯也光將歸匡廬復見先生為合散也試以予
言質諸至正八年春三月門生會稽楊維禎書于開
元之純牧齋

囚齋說為會稽張道士述

若知囚之說乎紆朱懷金非杻械歟班麗袿袵非斧
鉞歟文繡堂楯非聚僂歟銀海金鳧石柙珠襦非菹
醢歟鉅儒小儒取舍中珠非格磔歟陰陽大胥靡也
天地之圜扉也人欲俯而跼仰而噓較存亡得喪之
居辯是非曲直之塗者何如也嘻吾將與若撤囚區
蛻囚軀囚大圜扉於大羅之外子孫從之乎若然者
是能息爾劓補爾黥而解爾疏屬拘者乎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丈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丈乎丈
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乎東谷上人有室在台之
惠因所而以方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
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
況所居山有金鼇玉几之勝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

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鼇背上之詩為惠因山川草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遊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笈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素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惠因所時上人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種漂泊道路慨念宿境不翅在弱流之方外也上人歸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靈乎辭曰東方山之羅絡兮絪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鬱以出沒兮聚仙佛之所廬薄東海之嵎

岸兮架金梁之凌虛哀靈脩之播遷兮来群仙以導輿赤子兮如魚紛望思兮鼎湖嗟山川其如昨兮眇風景其戀兮望海屋之渠渠輓飛颺以為車山下風雨兮出太入初下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其何誰兮羌徑汝其歸歟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主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堂為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瓏一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戴白氈笠或徙倚竹下吟嘯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

冬今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道於體雪之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白不受涅之緇也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困焉雪與竹均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清與白也嘻竹微雪無以章其秀之特雪微竹無以比其清之敵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庸衆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協之而誰邪雖然即無而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突立有於無也金烏一晛而萬狀立解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上人學浮屠浮屠氏之學以靜虛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回道不為物損是能備竹之剛而虛瑕不自匿涅不自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惟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送用上人西遊序

金僊氏之教上為坐次為遊下為誦習也滅去動息

歸于頓空坐而得之開觸知覺會于真原遊而得之誦習者一出一入之學耳然其遊也不趨乎靈山勝水之聚求即夫大浮屠之神者耳目其聲光則亦僕僕與販丁役卒等焉爾四明用上人盖有志乎浮屠氏之遊天台廬阜羅浮南嶽盖嘗徧歷焉又將自虎丘達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聲而下凡十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予一言盖上人由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闊大之言以誘愚非以誘賢也故又未忘於吾儒之教盖吾儒亦有遊矣孔子轍環天下太史公歷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遊無以成春秋太史不遊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之文史矣擴諸外學輔諸內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誦之予之大抵得諸遊耳上人之學得諸遊他日東歸有所見於言語文字足以繼石門橘洲者不屬之上人誰屬乎不然僕僕乎興販丁役卒者固汝教之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送照上人東歸序

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為人物宜有清明俊傑出以應時需也國家開鄉選法已卅餘年而被選之美者僅史駉孫氏程端

學氏而来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予受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明亦寥寥無聞焉晚始得斷江恩師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于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孜孜自課以為常故其行修業進今日與昨之日不等夷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来別曰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慽慽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予益嘆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為也使照還鬚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道也故於其去予甚惜之而申言以告之

春草軒辭

毘陵華孝子幼武六歲而孤長善事其母以純孝聞嘗自取孟郊所賦遊子詩摘其語名其所居軒曰春草自翰苑大老黃公晉卿而下為詩文凡若干人陳子平甫為之記引郊以論孝子事極剴切而有警幼武復求予文予不敢援筆又因子平致予請姑為銘

辭以書其軒楹云草生於春而殺於秋兮秋為鬼而春為母也春誠何望於草兮草無忘於生生之府也嗟嗟草兮恩有春也矧伊人兮不有親也親之生我兮實云劬只親而不報兮草不如只伊華孝子兮六歲失父苟無母兮嗟我孰怙草生無娠兮心則有仁我而不仁兮草不有春銘軒以草兮春暉杲杲嗟嗟我心兮罔極我昊

祭揭曼碩先生文

至正四年歲次甲申秋七月某日太史氏揭奚斯卒會稽楊維禎偕句曲外史張天雨永嘉李孝光等在江南孤山之上設清酒之奠祭之以文曰漢班固續史傳書未成而固亡梁吳均作通史書未成而均亦卒隋陸從典續史記書未成而免官惜之者以為天靳斯文而不傳議之者以為非人而天棄之也伏惟先生之任太史也以前朝三史之重為己任曰才曰識曰金石之文章皆足以為史儒僚推以為宗工大臣屬以為總制三史未就而先生告殂謂天靳斯文而先生喪者非耶不然何是書之述所牽延六十年若有所待而屬於先生者而又不憖遺一人于先生也於乎嘻哉吾儕小子雖處于野聞先生之訃惶焉

以為悼者非悼夫一人之私悼斯文千載之公也嗚呼悲夫尚享

淮海處士壽冢募貲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為達生若夫作長室以燕客其中者范子敬也作壽藏以圖前哲與之相主賓者趙瑾卿也是則預撫墓為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爾乎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為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免相率為囊引鍾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先生以光陰為百代之過客齒且老矣而不以死為諱欲買不食之地豫營壽藏非取資於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葬者獲他日金餅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抔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為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資之以成其達云

祭馮仁山先生文

維皇元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十一月戊午朔越二十有七日甲申契生楊維楨謹遣學子吳毅家隸吳野仙用特羊之奠馳祭于故仁山先生馮公之靈衬以俊卿亡友曰之以辭曰維楨生晚不及識先生而獲見先生大兄古山寺丞之死節于宋史繼又獲交

先生之二子俊卿正卿深沉有雅量承上有孝悌惇族有仁睦婣有義交朋友有信則雖不識先生如見先生焉不料長子俊卿不十年而隨先生以即于土也善人繼失豈惟友黨一人之悲實宗族姻里衆人之痛也維禎既聞遠日雖盪迹在千里義當匍匐而事有適相乖者不容人以急禮也惟有南望古城遡風長慟而已顓人犇奠矢此赤忱九京如知諒亦貸予之罪非不情至是異時過西州經先生墓道隻雞斗酒相沃醉冢上以贖宿罪固非晚也嗚呼尚享

媵何氏馨志

楊氏家主婦曰理其媵曰何氏馨也馨善女紅服室勞靡有厭倦頗嫺於容主婦過猜至於嫉詈積而至於笞榜苦楚不能勝然而服勤主婦益不怨父母家欲奪其去者數矣而馨誓死不忍去遂終老主婦家年六十而卒嗚呼予讀詩至江沱之媵不獲于嫡愈勤而愈不敢怨若將終身焉者實得於先王之澤之深也吾不謂去之千餘年而親見其人於馨乎嗚呼孟子於君臣有犬馬寇讐之論此有激之說也子必待父慈而後孝臣必待君仁而後忠則其為孝忠也薄矣觀馨之事者可以得忠孝之道矣嗚呼馨可以

少乎哉

李參政倡和詩卷序

淇上野逸李公以世澤起身十年至參大政江浙行垣未幾冠惠文佐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日與布衣士談文字為樂其来江浙時孤舟匹馬絶無左右之孚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絶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交無雜賓而天台蔣常翁乃以詩人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口嘻公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厭尊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為抗等此舉世僅見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裝潢其詩成卷非以侈自遇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古風也故予為序其卷使世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之宜於此焉恥矣

兩浙作者序

曩予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于兩浙無詩予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予後歸浙思雪子肅之言之寃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躬候其門採其精工往往未嘗深起人意

閱十有餘年董董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老釋曰勾曲張伯雨雲門恩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河朔矧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子肅見之嘗論語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為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冀傳於世安也蓋仲容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軒輊二陳而造淡乎晉老江衣鉢乎老谷勾曲風格宗大曆而痛鏟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之作備見諸體凡若干什目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厭子肅之言實以見大雅在浙方作而未已也若變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豈限以七人而止哉會稽楊維禎序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於動於人然出於小聰狹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通乎情性之正以大家氏之才之行是以詩表六宮一時史學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予居錢塘聞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譜稱於人嘗持所著詩文若干篇介為其詩曰丘公某求見自陳幼獲晉于酸齋貫公溉之李公恕齋班公而

未及見先生也幸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予在吳興復偕乳母氏訪予洞庭太湖之上為予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朝雉之等操以和白雪之章予然後諗雪齋氏之善人倫風操述作又其餘爾吁大家氏之後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或出於婦人女子之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録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學者有所不及其得以硜硜女人棄之乎若雪齋氏之述作也本之以天質者而達之以學發之於永而協之以聲使生於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聖筆之所録者乎故予為刪取其所作能

追古詩人之風興其琴調善發貞人莊士之趣者為曹氏絃歌集他日太史氏或有採焉截其過而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則王道之事畢矣豈真大家氏之後猶有人之慶哉至正五年十一月序

聚桂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於古而未有立體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為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周文則追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

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取為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寛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而作者或無擅場之手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閒為聚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自甲乙名吳敭而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藏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可以占其後日之

所到已今士以藝選者莫盛於江浙而江浙之盛饒信為稱首者鄉評里校之會歲不乏絶也今饒信之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凌公顓書右文而崇化文物故家聞風而起繼濮君之為會者方來而未已文會之士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大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鋟梓濮君又求一言以序首於是乎書

刑統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恃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而已未有所謂

律也世道既降巧僞横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鉗鈦
天下之民奸日滋則律日煩亦時使然也蓋律令起
於秦定於漢律法刑統遂著於唐宋而傳霖氏為之
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繩墨陳而天下之曲直
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不能越律固栜檗之
繩墨規矩乎顧濵蘇子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
舜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矣我朝混一海
寓承平百年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繇科第入官
凡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制相參未有吏不
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保定梁公彥舉蚤歲為宗正府
掾嘗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江北閱案多而
審律愈精入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筦庫遂著刑統
賦釋義一編上採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証者而又折
之以已意推諸苛密而歸諸仁厚蓋傳霖氏之忠臣
矣今年維禎備員杭課提舉幸與公為同寮平市之
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之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予始嘆公
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
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產鑄刑書叔向氏譏之懼
民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生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不知後世又有徵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

刑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俾後之蒞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而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也哉公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蓋知所本哉故予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且僭為之序首云

雲巖說

巋然而高者泰山之巖也悠然而生者泰山之雲也方其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利澤之及物可謂廣矣及其抱石而止依巖而棲招之不来引之不去悠悠乎泊於樛木之枝泛泛乎游於野鶴之羣殆若無心於出處者也然王者德至山林則慶雲出而天下望之太史氏紀之以為治世之瑞盛世之符也至於從龍澤物又其功用之較然者焉今聖人作而萬物覩矣雲龍風虎各以類應以雲之瑞世澤物而丁此盛際也其能終棲巖穴乎西夏魯侯宗岱自號雲巖其在貴公子時已懷瑞世澤物之志及判崑山州以廉公仁愛大得民和千里邑上有伯長臨焉下有賓客對焉其志或有不相同者則終未能廣平生澤物之利異時廟堂之上握樞機以展抱

負則將推一邑之所澤以應四海之望使商巖相業
復見於今此雲巖平生瑞世利物之心也俟其勉之
哉

蘭友說

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
然則蘭之為臭固友道之所尚也雲間譚君植博學
而行脩與人交澹而克久久而克溫其德馨譬鵲乎其
可挹是以人之識之者愛之而愈親親之而愈敬而
人之薰其善良者蓋不少矣故朋門以蘭友字之而
持以求說於予詰之曰蘭一也而友之者其等夷
殊焉何者聖人操琴有曰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蘭
何傷此蘭之友之聖也屈平紉佩有曰滋蘭九畹緑
葉紫莖此蘭之友之賢也何昔日之芳草為今之蕭
艾此則蘭之友之為庸人也譚君之友蘭其將為賢
乎為聖乎抑為庸衆人之友也譚君曰植雖不敏從
師取友不憚千里之遠者志於希賢希聖耳吾其肯
以庸人友蘭乎嘻聖賢尚友於千載者亦各從其類
也譚君之志異於庸衆人萬萬其友於蘭也豈變而
不芳者歟異時吾入譚君之廬蓋蘭之室矣交譚君
之又必蘭之臭矣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巖道人喜讀吾儒書多識前言往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臨水之濱蒔花竹其旁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巖而松巖設酒茗必之乎亭之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不以松巖名而必名清溪者蓋清溪其師止一之號也予未来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氏而不縛墨氏律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非蔬筍衲流所能窺也及来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徒如松巖者能不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又聞寺有宋南渡僧白林酒仙者居院不事熏脩梵嘗惟酒是嗜手持鉢鍵槌日遊市間不問酒主名夜即卧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為師弟子者得徵猶有林聖師之遺風乎嘻吾於是而有感者也今之為浮屠氏者以絶倫理屏葷酒若槁項黃饑之流日誦經鈔若干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脫解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嗚呼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辯其要矣亭翔於至正丙戌

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二月賜進士出身承事郎前台州路天台縣尹兼勸農事會稽楊維禎記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襆橐謁予雲間次舍舍者問其出吳興儒氏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予恠縛筆非沙門事則曰予祖禰業予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諸書詘於父命為浮屠惟以習歌唄擊鐃考鼓利人死喪為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恥也且可挾以見

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乎之為且貽予以詩令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予覆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流奔決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魄於陰魂盛者多善記昌黎伯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耶之裔奔月合太陰之精受魄為尤盛故爾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纂洽記述為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子浮屠事而復見其先業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欝而未信

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市井貨泉之法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謝老退且有中書不中書之議吾將還子顛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聽受指畫俾克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者子以為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拂拭我我將加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會稽楊維禎序

自跋曰予為此文後上人者遂惽然為賈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謹録似方外友覽隱玉岡雲谷

諸公發一笑云

鐵崖文集卷之五終

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

題鐵崖文集後

楊鐵崖先生文集凡五卷其義深其辭古非稚筆所能到初觀則錯綜糾結似難為解至讀之流宕雋永如玄酒大羹至味中而加美焉此春秋之學也所謂奥而明塞而通嚴而正非得丘

明之旨者不能也先生滕國時
登李蒲榜進士蒲忠臣也而先
生同年氣類相感傲兀一世而
文章大相似巡按淮揚侍御馮
君執之得其稿一編于少卿儲
靜夫遂分為三卷專介而来取
正一二昱受而讀之則知先生

之文流落人間者不啻泰山一
毫芒耳乃出先君子貞義先生
所藏者合為五卷通刻焉則知
侍御君嘉惠後學之心仁矣哉
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君固有之吁文之至是奇矣奇
則必追于古可也若夫詰屈聱

牙豈樊宗師之傳歟吾不信也
讀者當自得之言外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秋九月
既望毘陵外史朱昱題

牙豈樊宗師之傳歟吾不信也

讀者當自得之言外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秋九月

既望毘陵後外史朱昱題

聲兩界之說起遂以喉舌齒脣牙分韻其說似是而非蓋庚青以升鼻異眞文諄盾以閉口異寒先審音則然非關字母今以五音論韻試思德紅切東德之與東母不同而韻不同紅之與東韻同而母不同若謂母同則韻同是謂德與東爲韻紅與黑爲韻雖至愚亦知其不可矣抑嘗論之聲音字畫古今不同李斯改古文爲小篆沈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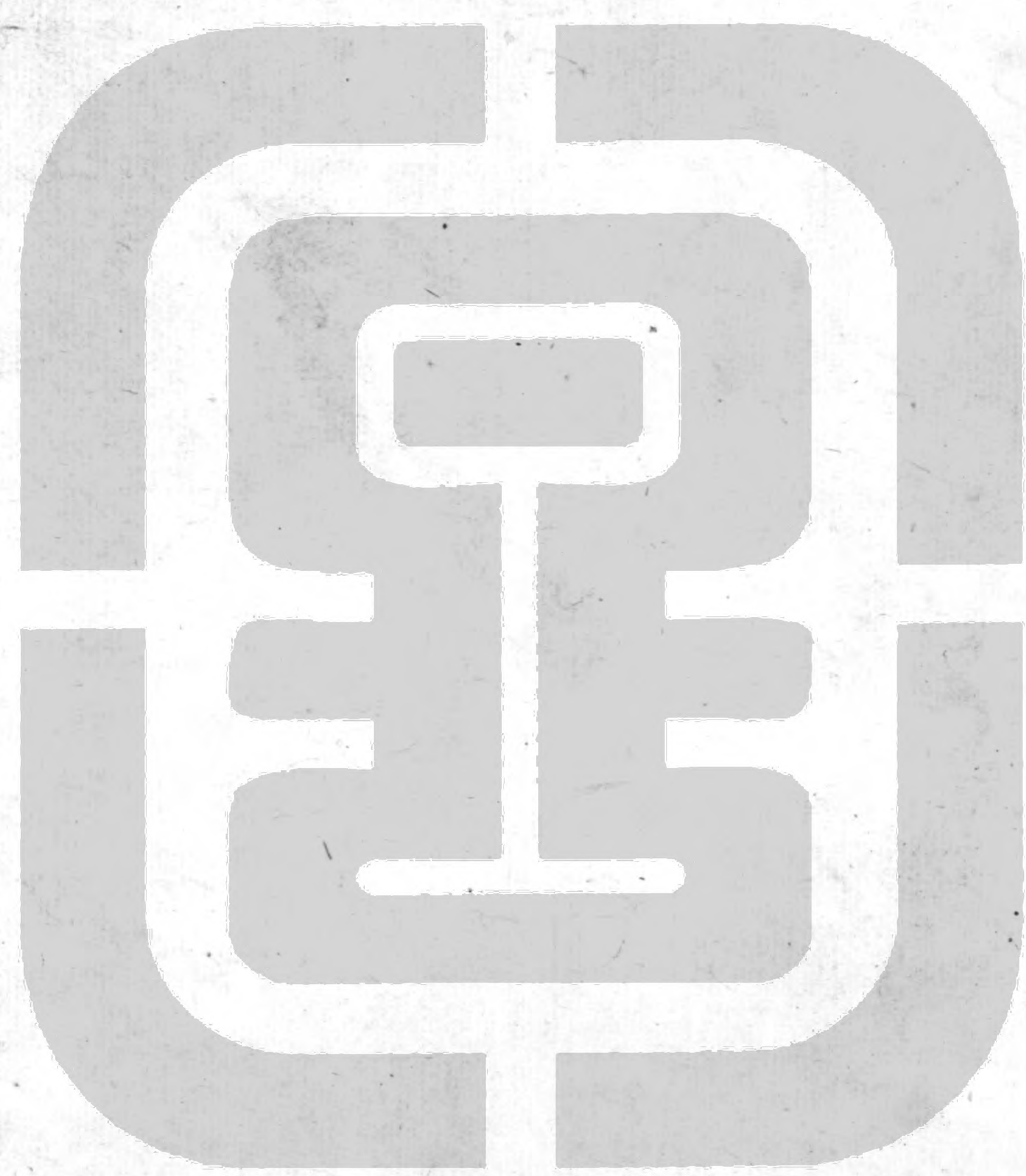
變古音爲四聲後人病之然賴此尚存古人崖畧否則遷流變異更不可知二人者罪之魁亦功之首也學者生百世下愛古好學本近古之唐韻正以三百之古音參以周秦之古書不溺于晚近不自立意見不獨據一說而必考其通不妄爲穿鑿而必求其是于前人之說是者取之謏者正之疑者闕之庶幾堅緒茫茫可以得其端

牙豈樊宗師之傳歟吾不信也

讀者當自得之言外

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秋九月

既望毘陵外史朱昱題

若杜韓之詩去楚騷漢魏愈遠以之旁徵可也據為古音孰謂無失哉功凶窮禽心深等字易韻相叶者甚多而毛詩通者甚少故顧氏謂五方之音聖人不能齊然雲漢之章以臨與躬宮等字叶小戎以中與駿叶則不得謂無此音矣顧氏易韻通其可通而不可通者不強為說最為精當然如坤之五爻皆叶屯之六爻皆叶左氏傳

弱足者居魏徵管寧詔曰磐桓利居可徵也此類皆未之及亦其疎耳說文偏旁聲推古音最為精確然諧聲有從韻者江河等字是也有從母者熊從炎省聲之類是也從韻者可推從母者未可推審而取之可矣若夫見溪羣疑字母由于喉舌齒脣牙聲也東冬鍾江韻也一縱一橫各不相蒙故反切之法上字同母下字同韻自三